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翻译刍议

——兼与丘延亮先生商榷

曹大明,肖竹

(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萨林斯提出的“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人类学概念。从人类学对狩猎采集社会认识与表述的演变过程来看,“original society”不应译为具有一定文化价值标准的“原初社会”,而应译成较为中性的“初民社会”。就经济状况而言,狩猎采集社会在本质上不是“丰裕社会”,而是物产相对丰富、目标和欲求非常有限的“富饶社会”。因此,“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译成“初民富饶社会”比译为“原初丰裕社会”妥当。

关键词:马歇尔·萨林斯;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原初丰裕社会; 初民富饶社会

中图分类号: Q98-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5)01-0057-04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学是一门具有较强反思性的人文科学,其传统研究对象主要以无文字民族为主。在“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的统摄之下,人类学的许多研究已给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带来了特别的“文化震撼”。在人类学研究中,一些关键词和关键概念不仅代表一个理论流派,表述着一个理论流派的核心思想,而且浓缩地体现了人类学知识的大变革。加强对这些关键词和关键概念的批判性认识和理解,不仅可以有效地总结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轨迹,而且对于引领知识观与科学观的后现代变革,清理、改变学术研究 with 日常话语中既有的文化偏见与谬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人类学概念。这个概念1966年首先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一次芝加哥举行的名叫“狩猎者”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一些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随后,萨林斯在借鉴麦克阿瑟(McArthur)对老人湾、理查德·李(Richard Lee)对昆布须曼人的研究基础上修改了他的文章,并以“Priere Societe D' Abonda”的名字将其发表于1968年的Les Terpes Modernes上。1972年,萨林斯出版了《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Priere Societe D'

Abonda”的英译稿“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收录其中。对于这篇在经济人类学中具有突破理念、影响深远的论文,台湾学者首先给予了关注。198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丘延亮先生将其译文发表在《台湾社会研究》第1卷第1期,并撰写了代译跋。是时,丘先生将萨林斯的英语稿“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翻译成了《原初丰裕社会》^{[2]159-181}。2001年,许宝强、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想》收录了丘先生所翻译的这篇文章,并沿用其译名。此后,在张经纬、郑少雄、张帆翻译的萨林斯大作《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译者继续沿用丘先生的翻译^{[3]1-47}。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力求译文的“信、达、雅”。丘延亮先生将“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译成“原初丰裕社会”在遵从社会语境、信守原文旨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此,笔者曾在《萨林斯的学术思想及其源流》一文的注释中有所提及,但未进行深入分析^[4]。本文以原文旨意为基础,结合社会语境,认为将“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译成“初民富饶社会”比译为“原初丰裕社会”妥当。

二、人类学关于狩猎采集社会认识与表述的演变

人类学是一门诞生于西方的学问。在其发展早期阶段,人类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西方立场。是时,人类学家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一些二手资料以及自己在

收稿日期:2014-03-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元以来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研究”(11CMZ013);三峡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土’‘客’之间:宋元以来武陵山区的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研究”(0620100042)。

作者简介:曹大明,男,三峡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历史人类学、南方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E-mail: caodaming1979220@163.com

游轮或军舰上遥望所得的见闻为基础,然后通过“自我”去想象、认识亚、非、拉和大洋洲“原始”、“野蛮”的“土著”或“部落”。以此为基础,人类学形成了这门学科的第一个理论流派——古典进化学派。古典进化学派将人类文化建构成一个具有宏观的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文化图式,认为“人类文化是进化的,各种文化要素有发展顺序,在进化阶段上各有自己的位置,可以被排列在一条连续线上”^{[5]30}。在这条连续线上,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被西方当成社会发展的底端或较低级的阶段,被认为是“原始”、“野蛮”的“他者”。由是,古典进化学派的许多经典著作都以“primitive”(原始的)、“savage”(野蛮的)标签“冠名”那些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社会及其人群,如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特别是摩尔根,他在《古代社会》中更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直接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阶段,并将蒙昧与野蛮归约为与“文明”相对的“原始”^[6]。从此,“原始”成了人类学早期研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并且围绕这个词,衍生出了有关“原始思维”、“原始艺术”、“原始宗教”等一系列作为人类学学科基础的话语系统^{[1]4}。

与“古典进化学派”以时间建构人类文化有所不同,文化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则从空间、功能的角度探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可能是一次性形成的,然后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创新,而是传播或者采借^[7]。功能学派则认为,文化如同闭合的生命体,一切留存的文化都有其价值和功能。文化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对人类文化的形成、发展的认识虽与古典进化学派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认识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即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其文化是原始的文化。这在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施密特认为,文化圈的顺序反映的不仅是文化在不同地理区域内的出现顺序,而且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按照莱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的“文化圈”逻辑,人类发展也可以划分为原始的(primitive)、初期的(primary)和二期的(secondary)三个阶段。“一切原始阶段的种族,还都是所谓采集食物者;……在这阶段,男人打猎以获得肉食,女人采集植物以为食

品。属于初期阶段的文化圈是那些已经开始开辟自然界的文化圈;女人从采集植物进而为栽培植物,这就进入了原始的园艺文化(horticulture)的阶段,也就是外婚制的母系文化圈。……最后,在二期的阶段中,又有新的文化圈出现;这些文化圈乃是初期文化彼此混合或为初期与原始文化混合的结果。”^{[8]293-294}与施密特从文化的空间延展角度分析世界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不同,马林诺夫斯基从心理学、社会学中汲取营养,认为文化只有满足人类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才能存留和传播;如果不能,那它则有可能消失。借此,马氏认为原始文化某种意义上适应了原始居民的实际需要。因此,他建议英国殖民当局采取原始居民机构的政策,通过原始居民首领加强对原始居民的长期统治。由此观之,马氏虽贵为人类学巨匠,但仍未摆脱“时代的局限”——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些曾经善待过他的“原始人”。这可从其遗孀1967年出版的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中得到证明。

对于人类学早期这些带有明显的文化价值观的论说,以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运用历史特殊论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并形成了一套以文化生态为基础的解释文化相对性的理论。在《原始人的心智》中,博厄斯运用实证材料,严密而科学地论证了不同人群心智上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并认为“原始人与文明人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差别。……事实上,他们与文明人的基本心智特征是相同的。”^{[9]62}作为博厄斯的学生、文化相对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梅尔维尔·吉恩·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更是指出,文化无所谓进步与落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群体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5]30}。在此观念之下,赫斯科维茨认为,社会不应简单地划约为“原始的”或“文明的”,文化不应简单地地区分为进步或落后。毕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民族之一的澳大利亚土著,他们有着很复杂的亲属称谓制度。而被认为是文明发展顶点的欧洲人,他们的亲属称谓也不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5]206}。为避免书写或表述中夹带文化中心主义,赫斯科维茨甚至还提出了用“前文字的”(pre-literate)代替“原始的”的想法。对此,罗伯特·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也表示赞同,并认为在行文中可用“部落的”(tribal)或其他中性的词取代“原

始的’：‘我将把‘原始的’和‘前文字的’两个术语交替使用。我也将使用‘俗民社会’(Folk Society)”^[10]。细究赫斯科维茨的想法，确有一定的必要。这可从人类学对“原始的”传统用法中得到印证。在人类学中，“原始的”意义通常有五点：(1)一种早先的形式或状况。(2)自古以来一直保持到现在没有多大改变的形式。(3)结构及过程中的简单、浅薄及未分化现象。(4)具有“最初的”及“不腐败的”等意义。(5)一种基本的心性的本质，在性质上不同于成熟、现实及理智的个人。概言之，在人类学中，“原始”一词一定意义上指涉的乃是一种被认为鲁莽、粗糙、庸俗或低劣的状态、属性或行为^{[11]197-198}。

在赫斯科维茨的主张与引领之下，加上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化相对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渐成为一种思潮，逐步影响了人类学者对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看法。于是，就有了前述60年代“狩猎者”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90年代以来包括人类学者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原始”及“原始社会”概念的批判与反思。作为批判与反思成果的一部分，为避免用词中夹带文化价值准则，许多研究者按照赫斯科维茨的做法，改用其他的词表述“原始”。前述丘延亮先生将“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翻译成“原初丰裕社会”虽一定程度注意到了“原始”所夹带的文化偏见，但他对其认识显然不够彻底，故只将“Original”译成仍具有“原始”意义的“原初”，而未像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那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海因里希·路威(Robert Heinrich Lowie)著名的“Primitive Society”翻译成《初民社会》。其实，“Original”、“primitive”都有“原始的”意义。吕叔湘先生不将“primitive”翻译成“原始的”，首先与他对著者原意的把握有关。在《初民社会》中，路威从婚姻制度、民族的起源和组织、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财产分配制度等详述了初民的组织，批判了摩尔根文化进化思想，认为“初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在原则上是一致的”^{[12]490}，“初民社会之性质，与因摩根一派之称述而流行于世者颇有两样。不是沉闷无味的千篇一律，是斑斑驳驳的变异多方；不是只有氏族这唯一模式在那里积累，是有好多种社会单位存在，有时和氏族相联系，有时取氏族而代之”^{[12]479}。其次也与吕叔湘先生对母语“原始的”意义的深刻理解有一定的关联。中文语境下，“原”有“根本”、“推其根原”^{[13]440}的意思，“始”有“开端”、“最初”^{[14]747}

含义。二字组合后，“原始”既有无价值标准的“最初的”的含义，也有夹带文化价值的“未开发的”^{[15]1035}意涵。而且在20世纪早期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后一种意义更加明显。或许是基于上述考量，吕叔湘先生没有将“primitive”翻译成“原始的”或与其意义相近的“原初的”，而是前瞻性地将其译为“初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吕叔湘先生作为一位语言学大师所拥有的高超的翻译技巧。

由上可见，人类学对于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认识和表述存在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人类学早期的研究中，尽管古典进化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功能学派等理论流派对狩猎采集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他们的表述却都是以欧美为中心，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随着二战后民族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国历史学派对“原始社会”认识的加深，将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简单表述成“原始社会”，将其文化简单表述成“原始文化”的做法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批判。于是，无价值倾向、中性的表述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潮流，人们也不再将社会和文化简单化约为“原始的”或者“文明的”。因此，笔者认为，“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的“Original Society”不应翻译成夹带有文化价值标准的“原初社会”，而应借鉴吕叔湘先生的经验，顺应社会潮流，将其译成具有文化相对性意涵的“初民社会”。

三、狩猎采集社会“富饶”但不“丰裕”

“Affluent Society”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耳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5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作者运用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二战后的美国，认为在此概念之下的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人们生活水平很高，欲求得到极大满足的社会。1965年，徐世平在翻译加耳布雷思著作时将其翻译成了“丰裕社会”。如前所述，为反驳传统研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成见，萨林斯1966年在借用加耳布雷思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这个概念认为，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不仅不是传统观念中“原始的”、“野蛮的”、“没有历史的”社会，而且生活其中的人们也没有长期饥肠辘辘、忍饥挨饿。他们的生存经济不仅组织松散，工作时间短，而且对人们体力上的要求比较低；相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社会的物质资料尤其是食物不仅丰富，而且来源多样^{[3]1-47}。对比二人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都是用“affluent”来描述社会的经济状况。由此，是不是可以像丘延亮先生那样，借鉴徐世平先生的经验，直接将萨林斯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的“Affluent Society”也翻译成“丰裕社会”?笔者认为不可。理由有二:其一,两个概念所指涉的社会不同。加耳布雷思研究的是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萨林斯所研究的是以狩猎与采集经济为主的初民社会。两个社会虽如文化相对主义所言,其文化的适应性本质上是一致或大体相似的,但其复杂程度以及内涵还是存在天壤之别。这在无数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早已得到证明。其二,两个概念所描述的经济状况存在较大差别。加耳布雷思描述的战后美国虽然“经济危机日益频繁、企业开工率越来越不足、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垄断资本家利润越来越高”^{[16]3},但不可否认,他们在生产和供给的角度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并极大地满足大多数人的物质需求。就此而言,战后的美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特别富裕”、“特别富足”、“人们生活水平较高”的“丰裕社会”。与战后美国不同,萨林斯研究的以狩猎与采集经济为主的初民社会虽然食材多样,“物质丰富”,初民享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但他们的生活明显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保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这种‘物质丰富’:客观说来,所谓的‘繁荣’也是建立自较低生活水平上的。重要的是,当地习惯的消费品数额(以及消费者数量),从文化上维持在适度的标准。”^{[3]13}这种社会虽被萨林斯用“affluent”加以表述,但它并未达到汉语中“丰裕”的程度。据载,“丰”释意为“丰富”、“多”、“大”、“容貌美”^{[15]237},“裕”有“富足”、“充足”、“宽宏”、“引导”^{[13]2824}之

意。二字组合强调绝对数量的“富裕”或“富足”^{[15]238}。而“富饶”是指“财物丰饶”^{[14]1231},其丰饶程度可根据人的目标和欲求上下浮动。由此观之,萨林斯研究的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本质上不是“丰裕社会”,而是一个建立于非常有限的目标和欲求基础之上的“物产丰富”的“富饶社会”。

四、结语

萨林斯提出的“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是一个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性质与经济生活的概念。人类学对于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社会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随着对狩猎采集社会认知的加深,人类学逐步摈弃了早期明显具有文化价值倾向的论说,不再将人类社会简单归约为“原始的”或“文明的”社会。在此书写语境之下,“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的“Original Society”不应翻译为夹带一定文化价值标准的“原初社会”,而应借鉴吕叔湘先生的经验,将其译成较为中性的“初民社会”。初民社会与战后美国不同,初民虽能解决温饱问题,并享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但其物质资料只是限定在非常有限的欲求范围之内,并未“特别富裕”、“特别富足”到“丰裕”的程度。因此,“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的“Affluent Society”不宜效仿徐世平对加耳布雷思著作的翻译,将其译成“丰裕社会”,而应根据初民社会物产相对丰富的实际,将其译为“富饶社会”。概言之,萨林斯关于狩猎采集社会的“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概念不宜译为“原初丰裕社会”,而应译成“初民富饶社会”。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 人类学关键词: 序言[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2] 马歇尔·萨林斯. 原初丰裕社会[M]. 丘延亮,译.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1988(1).
- [3] 马歇尔·萨林斯. 石器时代经济学[M]. 张经纬, 郝少雄, 张帆,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4] 曹大明. 萨林斯的学术思想及其源流[J]. 世界民族, 2013(1).
- [5] 黄淑聘, 龚佩华. 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6]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M].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7] 曹大明. 从想象、走进到反思: 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缘”研究谱系[J]. 世界民族, 2012(3).
- [8] W·施密特. 原始宗教与神话[M]. 萧师毅, 陈祥春,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 [9] 博厄斯. 原始人的心智[M]. 项龙, 王星,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9.
- [10] Robert Redfield. The Primitive World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 Press, 1953: xi.
- [11] 芮逸夫.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 第十册“人类学”[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 [12] 路威. 初民社会[M]//吕叔湘,译. 吕叔湘全集: 第十五卷“译文集”(一).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13]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辞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4] 三民书局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大辞典[M]. 台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5.
- [15] 新华词典编纂组. 新华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6] 加耳布雷思. 丰裕社会: 中译本序言[M]. 徐世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责任编辑 程 苹)